

如烟事

■傅浩军

当年我家草舍住

钱塘江边，南沙成陆，渐有人烟。
1940年前后，我的爷爷奶奶落户于此，搭建草舍。
草舍有直头舍、横舍、箍桶舍之分。我的记忆里，那时爷爷奶奶住的是直头舍。其时，沙地里是一片田野，人们住的多是草舍。
草舍的建造，以木头或毛竹为柱，搭起框架，屋面呈“人”字形，用草扇覆盖，东西向的我们叫“横舍”，南北向的称“直头舍”。
草扇以竹条为骨梗，以稻草或茅草为材料，编织成扇面，像瓦片一样盖上去。草很容易烂，稻草草舍两三年就要翻修，茅草则时间长一些。
草舍不好住，勉强遮风挡雨。下雨天，草舍到处漏水，床上也漏，用脸盆、脚盆接水，滴滴嗒嗒声音不停，盆罐都搬出来接水都不够，地上满是大大小小的“水汪塘”。
草舍最怕台风。沙地一片平旷，无有遮挡，台风来时，能掀走草舍屋顶，甚至直接吹倒草舍。一天晚上，台风来了，狂风呼啸，越刮越猛，又夹着倾盆暴雨，草舍顶不住强劲风力，几度摇摆倾斜。爷爷力气大，亲自护着顶梁柱，指挥儿女们缚草扇的缚草扇、扶柱子的扶柱子。小孩子则找地方躲藏，其时，我杭州的堂兄才四五岁，也住在这里，奶奶最不放心他，把他放在八仙桌下。一直熬到天亮，风雨渐消，大家才缓出一口气。
草舍很容易着火。做饭的灶就在屋里，灶肚里的火不小心跑出来，会点着草舍；烟囡里飞出的火星也会掉在草舍上，引发火灾；还有贪玩的小孩子玩火，一不小心也会引着草舍。我家的草舍没有着过火，但是我好几次看到别人家着火。我们几个小孩子在泥地里玩，忽然有人看到远处有草舍烧起来了，我们就跨过庄稼地直奔而去。“贼偷一半，火着全完”，草舍烧起来很快，里面的人能逃出来，但是东西很难来得及拿出来，最多只能抢出个被子或箱子。当我们上气不接下气跑到现场时，草舍已经烧得差不多了，女主人在那里顿足捶胸，大哭，草舍没了，让他们哪里去住？哪里去吃？
我的大伯伯读书上大学，后在外地工作，找了个杭州城里的妻子，很漂亮。她第一次来乡下时，七转八转，倒了好几路公交车，才到了萧山车站，家里借了辆自行车去接她，看到苍茫一片的农村面貌她很惊奇。
这里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林立商铺，只有一片片的庄稼地，没有马路，没有汽车，只有坑坑洼洼的泥路，偶有自行车、人力车驶过。
一路前行，越行越远，她的眉头越皱越紧，穿过棉花地、络麻地，路越来越小，变成了田埂路。一路辗转，七拐八弯，总算到了爷爷的草舍。
走进草舍，她吓了一跳，没有电灯，黑咕隆咚，地是坑坑洼洼的泥地，桌椅都放不平整，一屋子满满当当，无处下脚，老老小小一窝，穿得破破烂烂，其中还有两个两三岁的小孩，开始以为是邻居的孩子，一说，居然是大伯伯的弟妹妹，说兄弟姐妹多，她有思想准备，还有这么小的弟妹妹，她没想到。她看着这家人稀奇，这家人看她也很好奇。其时，大家基本没去过萧山县城，更没去过杭州市里，突然来了个城里人，有的手足无措，有的憨厚地笑，看她像看西洋镜一样。
好在她没有嫌弃这草舍里的人，没有嫌弃一穷二白的沙地，此后，她凡逢年过节就来走亲戚，还把儿子放养在草舍里。
谁也不会想到，不久的将来，这一屋子土里土气的农民，凭着他们的勤劳智慧，个个有出息，有所作为；谁也不会想到，如此简陋、艰苦的沙地草舍，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升级，成为一幢幢漂亮的农村别墅；谁也不会想到，如此一屋子的萧山人，勤劳能干，艰苦创业，将锤炼出沙地精神、围垦精神、四抢精神、四敢精神乃至萧山精神。
世事变迁，沧海桑田，几十年后，这一片沙地成了现代化城市。

我的大伯伯读书上大学，后在外地工作，找了个杭州城里的妻子，很漂亮。她第一次来乡下时，七转八转，倒了好几路公交车，才到了萧山车站，家里借了辆自行车去接她，看到苍茫一片的农村面貌她很惊奇。

这里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林立商铺，只有一片片的庄稼地，没有马路，没有汽车，只有坑坑洼洼的泥路，偶有自行车、人力车驶过。

一路前行，越行越远，她的眉头越皱越紧，穿过棉花地、络麻地，路越来越小，变成了田埂路。一路辗转，七拐八弯，总算到了爷爷的草舍。

走进草舍，她吓了一跳，没有电灯，黑咕隆咚，地是坑坑洼洼的泥地，桌椅都放不平整，一屋子满满当当，无处下脚，老老小小一窝，穿得破破烂烂，其中还有两个两三岁的小孩，开始以为是邻居的孩子，一说，居然是大伯伯的弟妹妹，说兄弟姐妹多，她有思想准备，还有这么小的弟妹妹，她没想到。她看着这家人稀奇，这家人看她也很好奇。其时，大家基本没去过萧山县城，更没去过杭州市里，突然来了个城里人，有的手足无措，有的憨厚地笑，看她像看西洋镜一样。

好在她没有嫌弃这草舍里的人，没有嫌弃一穷二白的沙地，此后，她凡逢年过节就来走亲戚，还把儿子放养在草舍里。

谁也不会想到，不久的将来，这一屋子土里土气的农民，凭着他们的勤劳智慧，个个有出息，有所作为；谁也不会想到，如此简陋、艰苦的沙地草舍，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升级，成为一幢幢漂亮的农村别墅；谁也不会想到，如此一屋子的萧山人，勤劳能干，艰苦创业，将锤炼出沙地精神、围垦精神、四抢精神、四敢精神乃至萧山精神。

世事变迁，沧海桑田，几十年后，这一片沙地成了现代化城市。

小辰光

■凤凤

拔茅针的岁月里

茅草，学名“白茅”，别名“丝茅草”，是草中之王。它的生命力极其旺盛，只要是土壤，就会见缝插针，破土而出，肆意生长。孩提时，我老家的河岸边、池塘旁、大埂坡……遍地都是，随处可见。茅草，民间有恶草之骂名。一不留意，它会把大片农田占为己有，乡亲们视茅草为敌，常对它实施斩草除根，严守赖以生存的田地。
但我们孩子，却对茅草刮目相看，它是大自然赐予的一份重礼。初春可去茅草地拔茅针，盛夏可去茅草蓬里捉蚱蜢，深秋可去茅草蓬里耙柴草……给我留下了一份份美好回忆。
“茅针”，是茅草萌出的芽儿，实为茅草初生叶芽后处于花苞时期的花穗。含苞茅草叶子中，其形如针尖，被称为茅针。初春，沙地上几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，在河岸边、池塘旁、大埂坡等处，凡有茅草根部的地方，都会泛起一层浅色的绿。远处眺望，犹如铺设在大地上的一条绿色地毯，碧绿舒展。近前细看，嫩绿的茅草芽尖，正奋力破土而上，长得遍地都是，它们细密而鲜嫩，勇毅而顽强，向阳而生。
要不了几天，茅草叶与叶中间，鼓起了修长的花苞，随着细嫩的茅草叶子，像雨后春笋，细细密密，一根紧挨着一根，向上拔节成长。茅针，是儿时一种美妙的零食，在这桃红柳绿、春意盎然之时，约上几个小伙伴去拔茅针，是件最为快乐的事情。
茅针形似松针，竹笋一般笔直向上生长。上绿下白，肉肉的外壳，光滑无毛。剥开，是细细白色的穗状体，放入口中，像棉花糖一样，清新爽口，轻轻咀嚼，妙不可言。茅针，要一根一根地拔，拔上两三小时，就能有几大把的收获，高高兴兴回到家里后，慢慢进行享受。

拔茅针的季节过后，茅草开始疯长，到春末夏起，茅草就长到齐腰高了，蚱蜢在茅草蓬里开始活跃起来，捉蚱蜢，成了我们又一个新的玩点。

蚱蜢，俗称“葛蜢”。它为植食性昆虫，长着咀嚼式口器，夏天喜欢栖息于茅草蓬中，它时不时在茅草蓬中跳来跳去。后腿发达，尤其后腿的肌肉强劲有力，外骨骼坚硬，是跳跃专家。用后腿跳，可以跳出比身体长度数十倍的距离。“葛蜢”有绿色和褐色两种，绿色的“葛蜢”，品相好温柔，容易捕捉。褐色的“葛蜢”，品相凶猛，捕捉难度大。捕捉“葛蜢”，纯粹是为玩耍或喂鸡鸭。通常是徒手捕捉，捉到“葛蜢”后，会弄根纱线，系于“葛蜢”头颈上，吊在篱笆或廊柱上，让小伙伴们一起观赏。同时，也是过一下捕捉的瘾，展示一下自己不凡的身手。

茅草到了秋末或冬初，由青变黄，由黄向褐灰色枯老而去，这也正是耙柴的好时节。缺粮少柴的年代，我和小伙伴们，会抓住这个好时机，利用下午放学和星期日休息的时间，去茅草蓬里耙柴草。小伙伴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，每人都带着耙柴必备的背箩、耙捞和“茅刀”，去耙柴草。

路上耙柴时，一般是一边走，一边用耙捞不停地耙。一旦耙子上耙得一把枯草了，就俯下身去，把这些枯草用手捏实，紧紧地卷成一团，放于背箩之中。

耙茅草的枯叶，方法上有所不同，不能用行进式耙，而应站立在齐腰高的茅草丛中，用耙子不停地在茅草的顶部，双手用力按压耙捞的柄，像给人梳头一样，不停地向自己站立的方向梳拉过来。不一会，这茅草丛里的枯草，就成了囊中之物。但茅草不能用随带的“茅刀”割，否则是一种偷窃行为，是要被处罚的。有时，茅草耙累了，把茅草当作天然的垫被，在茅草上躺一会儿，静静地听那蟋蟀的浅鸣声。

收工时，我们会把满满一箩的柴草，两个人拼成一担，用现成的耙捞柄充当扁担，相互轮流着挑，带着沉甸甸的收获，大步流星直向家的方向赶回去。

岁月无声，时光有痕。拔茅针、捉蚱蜢、耙茅草的年代虽早已远去，但孩提时那份快乐和辛劳，久久在我脑海中萦绕，因为这是我人生中值得珍藏的一份记忆。

醉花阴

■赵雪峰

像狗屎一样恶心



《嫌臭你就爬楼梯》漫画中，一个老太太带着小孙女在等电梯。电梯门开时，一个穿着入时的女郎抱着小狗冲了出来，一股臭气也同频跟着飘荡而来。

再看，电梯里一摊狗粪热气升腾，原来，这狗和狗主把电梯当成了厕所。

够恶心了吧？更为恶心的是“美女”的表情与动作：一种洋洋自得地窃笑和逃出臭窝的轻盈小腿儿，就像占了多大便宜。

她抱着狗正朝着读者，于是就把丑陋“奉献”给了读者，也把大家谴责的目光吸引到自身。面对捂着鼻子的小姑娘和上了年纪的老太太，她不屑地说“嫌臭你就爬楼梯”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这话说得比狗屎还恶心！

照理说，你养宠物是你个人的喜好，别人没有权干涉更没权利反对。怎么养怎么宠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只要符合法律法规，不扰民，不影响环境。各级政府对豢养宠物都有管理办法，也有相应的条文与措施，只要在尊重法律、符合条文的框架内，你怎么养，完全是你的自由。

然而我们经常看到，公共场合，在公园中、在大街小巷上，随处可见狗屎狗尿，还有不牵狗绳的主儿。前不久，我还在抖音里看到，一条没拴绳的恶犬，将一个70多岁的老人扑倒咬伤的视频，血淋淋的场面让我看得目瞪口呆。

据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报道，2022年，全国养犬人数在8000万左右，如此可观的数字更应该呼吁文明养犬。算一算，就是每条狗每天只拉一次屎尿，一天下来产生多少吨垃圾？这些垃圾倘若散落在马路和公共场所，这种危害程度有多大？个别人口里喊着维护环境，保护环境卫生，把自己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，却带着家犬去糟蹋公共场所。如果都像画中这位，带着宠物坐电梯，把狗屎拉在电梯里还不去处理，这种行为就不是自觉不自觉的范畴了，而是社会公德理念上出了问题。

尖尖角

■清淡

西瓜地里听西瓜

八九岁稚嫩的年岁，充满好奇与向往。正值暑假，外公从围垦带回好多西瓜，我便缠着外公要去围垦过把采摘瘾。

抵达围垦的那一刻，一切都让我新奇不已。

西瓜地，一片翡翠般的广阔，瓜蔓缠绕，西瓜们或浑圆或修长，条纹斑斓，静卧其间，偶有几枚早熟的果实咧嘴微笑，露出内里的甘甜，邀人共享夏日的甜蜜。

广阔的田野里，农人们头戴草帽，躬耕其间，脸庞洋溢着对丰收的期待与自豪……外公住在简陋的草舍里，虽仅一床一灶，却满载生活的质朴与坚韧。

夏日的太阳如同火球般高悬，将大地烤得滚烫。我渴得就想喝水，哪料一口喝进嘴里，一下子又喷吐出来，这水怎么那么咸啊？外公冲我呵呵一笑，说：“这里原来是海滩，围垦就是围海造田，所以这里的水是咸的。”外公又逗趣说：“你可以用这里的水晒盐呢！”听到外公的话，我又兴奋不已，立马拿起一个水盆，端了一盆水到院子里晒盐。一天，两天……水分在烈日的暴晒下快速蒸发，留下一些白花花微小颗粒。

“嘿嘿，你已经成熟了。”外公带我来到西瓜地。“外公，你怎么知道西瓜成熟了？”外公边说边轻轻抚摸一个西瓜的表面，仿佛在和它对话。“一看、二摸、三敲，孩子，你看西瓜的绿衣上若是透出淡淡的黄色，说明他已经成熟了。接下来，用手掌感受它的表皮，如果表皮光滑且略带弹性，就说明它吸取了足够的阳光和雨露，必然甘甜。记住，太硬或太软都不行，要刚刚好。”

我学着外公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身旁的西瓜。

“最后，是听声音。”外公神秘一笑，弯腰将耳朵贴近一个西瓜，轻轻敲了敲，“咚咚”声清脆而响亮。他示意我也来试试。外公解释道：“声音清脆意味着瓜内多汁，沉闷则可能过熟或是没有熟。”在这一片充满生机的绿色海洋里，每一次挑选，都像是一次探险，每一次成功的判断，都让我雀跃不已。阳光下，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交叠在一起。

这段围垦的夏日时光，成了我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章节，每当夏风轻拂，那段记忆便如潮水般涌来，带着外公的慈爱与智慧，跨越岁月的长河，温柔地包裹着我。

紫藤阁

■徐升

藏在面里的情思

“昼晷已云极，宵漏自此长。”踏着南风过处的麦浪滚滚，掀起黄梅枝头的潺潺雨帘，夏至迈着轻快的步伐如期而至。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“四时八节”之一，它的降临意味着盛大而热烈的夏日序幕即将缓缓展开。

老家有谚曰“冬至麻团夏至面”，夏至合该吃面。痛痛快快地吃上一碗活汤活水、滋味绵长的面条，酣畅淋漓地出一身汗，是这个节气独特的仪式感。民间有“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”的说法，夏至日白昼最长，面条细长的形态恰好与之相呼应。夏至前后，小麦新收，新麦磨粉，洁白、细腻、喷香，做成的面条也格外爽滑劲道，此时正宜吃面尝新。从物候的角度来讲，夏至阳气盛极，阴气始生，而小麦味甘、性凉，有养心除热之效；夏至吃面，颇能补虚增气，强身健体。

这一天，外婆会在晚饭时烧上一大锅夏至面，以此应节。长夏悠悠，此时外婆一手打理的小菜园日渐繁茂，诸多菜蔬纷纷结实挂果。因而，外婆煮面多半是“就地取材”——院中瓜架上悬吊着的蒲瓜，屋后菜畦内着色不久的番茄，墙根旁一溜儿瓜蔓下窝着的嫩南瓜，再加上今年新晒的笋干菜。外婆的夏至面用料平平无奇，滋味却格外醇香鲜美，大概是胜在食材新鲜，充分保留了自然本味。

外婆有条不紊地备菜，在她手下，一支音节清脆、韵律和谐的厨房交响曲正在奏响。“唰唰唰”是蒲瓜被削去外皮，露出白玉似的瓤肉；“咚咚咚”是番茄和南瓜被切成匀净的块儿，刀尖起落间先后流淌出一枚枚橙红的月牙儿和嫩黄的日轮；“刺啦啦啦”是蔬菜们在滚热的油锅中翻飞起舞。“哗——”待到脆生生的蒲瓜泛起半透明的玉样光泽，番茄溢出丰盈的汁液，外婆麻利地往锅里舀入一大勺热水，紧接着迅速向灶膛里添上些柴火，少顷，一锅清爽鲜香的汤底便“咕嘟嘟”地翻腾着，在灶台上氤氲起一团浓厚的白雾。

外婆抓起面条，抖一抖上头沾着的干粉，把它们撒开下入锅中。这是老家特产的一种碱水面，土话也叫“潮面”，面条微粗，色泽淡黄，煮熟后韧性十足，弹牙有嚼劲。趁着煮熟面条的工夫，外婆在院子里支起小桌，我和弟弟则帮忙往外搬小竹椅。落日西沉，天色却在云霞的点染下依旧明亮，晚风清凉，拂散了暑热的余温。傍晚时分，一家人团坐小院，惬意地吃面、闲聊，这便是我对夏至的记忆中最悠闲温馨的一幕了。

又一年夏至将至，外婆早早托人捎来了自己种的蔬菜，嘱咐我们在夏至当天要记得吃面。也唯有这一碗清爽素净却滋味悠长的夏至面，方能复苏盛夏时节里恢恢的胃口，抚平心灵深处的怀旧情思。